青龙镇系列小说之

苏经纪的白日梦

□朱广辉

沙河和运粮河打通后，李贯河建了码头，这使青龙镇的贸易繁荣起来，同时带来的还有南北文化，像经纪这个词就是舶来品。

东西有卖有买，中间没有说客不行，老农养了牛，牵到镇上卖，买家不知道价钱，便问说客。说客将手伸到卖主袖子里握手指头，这时手指头像算盘子一样有代表数字的作用，当说客的人第一得会说，第二得懂行情，第三在镇上得有点小身份，以免碰到渣子户要有一番口舌。

苏篓就是牲口行的说客，或称行务，但他称自己是苏经纪。这一叫不当紧，鸡鱼行掂秤的也叫经纪，秸秆麻行的也叫经纪。

苏篓没地，一家人住在镇上，吃喝全凭他一张嘴，若碰上半个月的连阴雨没法开市，他就得拉饥荒，就得跑到苏老三那儿借点儿。说是借也没见他还过，谁让他是苏老三的侄子呢！其实也只是同姓，两家一毛钱血亲关系都没有。

是镇上的媒婆老猴精起的头，她去给苏篓说媒，人家问，这个苏篓和大善人苏老三门势近不近？老猴精说苏篓是苏老三的亲侄子，苏篓他爹排行老大，没想到媒成了，苏篓硬沾软贴叫苏老三叫亲叔。

当长辈得付代价，苏老三时不时地接济一下苏经纪。

今天苏经纪又有难事了，他连襟的儿子成婚，当姨夫的得出份大礼，别看苏篓在街上穿得光鲜，当着经纪，但是腰里空，平日的绸缎衣服都是苏老三穿旧的，腰里也挂个烟袋包，但就没见他抽出来过，人要的是一个面子，有的事得强撑着。

苏经纪来到茶社时，苏老三还没到，茶博士认识苏篓，知道他是苏老三的侄儿，便问他喝什么茶。

苏经纪：掏钱不？

茶博士：不掏钱，苏掌柜买了四种茶在这儿存着，你喝哪一种？

苏经纪：那就喝好的吧。

茶博士：那是二十年云南普洱。

苏经纪只知道云南小烟叶好吸，谁知道茶叶也有名气。普洱有生熟之分，当茶博士将深红色的普洱茶端上时，他知道这款茶应该是熟茶。

苏经纪轻易不喝好茶，好茶是要慢慢品的，他上来猛喝，一会儿竟醉茶了，身子歪在茶榻上，轻得发飘。

就想他苏经纪突然有了一百亩地，这地租出去，按三七开能收回来多少斤粮食，卖到粮行能兑多少钢洋。

苏经纪虽说是牲口行的经纪，粮行的事多少也知道一些，经过初步的核算，一百亩地的收入并没有多少。

那就一千亩地。

计算一千亩地的收入耗去苏经纪很多时间，但得出的结果仅仅是中级小康，比苏老三强不多，远远赶不上青龙镇的窦员外。

那就一万亩地。地一上万，就有赚头了。

苏经纪首先想到的是去开封买幢院子，最好是王爷传下来的老院子，再在商会里担个职务，去河南大学找两个女学生，纳俩偏房，原妻不能休，那是他当初花了一石粮食请媒婆老猴精上门说的亲。

青龙镇再也不回了，他的身份已经漂白，现居省城开封的苏篓是苏会长或苏大人了。此时的苏大人英气勃发，神采奕奕。

偏巧茶博士过来叫他。

茶博士：苏经纪，你叔苏员外来了。

苏经纪：苏员外，不就是苏老三吗？我跟他一毛钱关系也没有，什么叔啊！我还是他叔呢！

茶博士：苏经纪。

苏经纪：啥苏经纪，叫老子苏大人。

也许是自己的声音太大了，苏经纪自己把自己吵醒了。

他看见苏老三和茶博士就站在自己的面前，他跟前的普洱茶还散着微微的烟雾。

他不知道刚才梦境里的蛮横，慌忙站起来，用茶榻上的鸡毛掸子给苏老三清理铺位。

苏老三盘腿坐在茶榻上。

茶博士新沏了普洱过来。

苏老三打手势让苏经纪坐。

苏经纪躬身身子站在茶榻前再也不肯前移一步。

苏老三：说吧。

苏经纪：叔，姨外甥成亲，我得借一个钢洋。

苏老三掀起绸衫的襟摆，从兜里掏出两块钢洋。

苏老三：够了吗？

苏经纪：够了，够了，谢谢叔，谢谢叔。